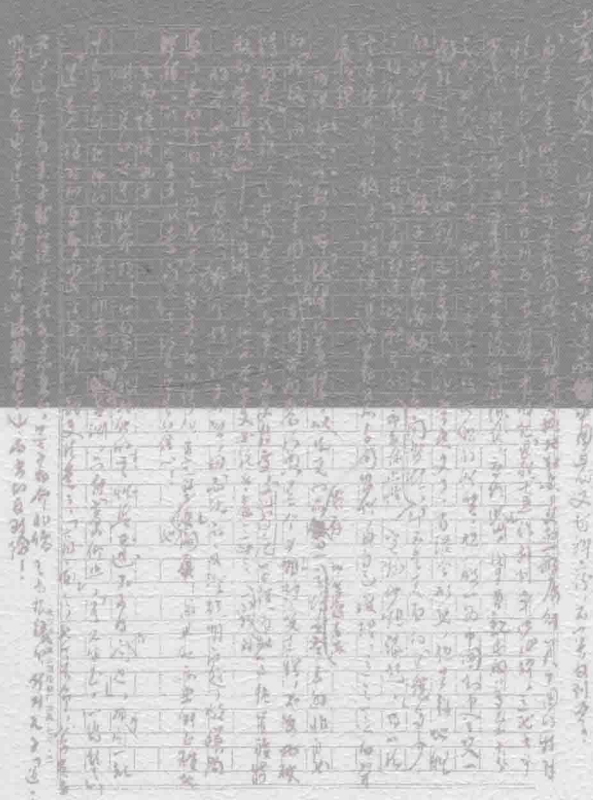


【第三十三卷】

侯外庐著作 与思想研究

◎主编 张岂之





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

主 编 张岂之

第三十三卷

长 春 出 版 社

国 家 一 级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委会

顾问 何兆武 李学勤

主编 张岂之

副主编 方光华 郑晓辉 张茂泽

执行副主编 谢阳举

编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方光华 兰梁斌 刘文瑞 刘固盛 许苏民

牟 坚 孙振波 杜运辉 李友广 李江辉

李春龙 宋玉波 张中良 张岂之 张茂泽

张海燕 陈战峰 郑 熊 郑晓辉 赵明因

胡 新 侯且岸 宫长为 袁志伟 夏绍熙

龚 杰 梁严斌 程秀梅 谢阳举 路传颂

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

(下册)

第三十三卷说明

本卷收录了生活书店 1947 年出版的《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》（下册）。它与重庆三友书店 1945 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》（下卷）在章目划分上有区别，与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《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》内容也不尽相同，且后者经过黄宣民先生的校订。它对于研究侯外庐思想，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。此书原为竖排繁体版，为显示版本原貌，我们以影印形式出版。

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委会

2015 年 10 月

第三編

中國第十九世紀思想活動之巨變

第十二章 經今文學家的興起與龔定菴思想

第一節 何謂今古文文學與清代今古文文學？

中國經學自漢代今古文分道揚鑣以後，歷二千年的學術史都囿於這一分派，或多或少地皈依自己的門戶，展開思想的分爭。雖然宋代理學專講義理，與漢學有歷史的分立，而其中義理之學正繼承前漢董仲舒微言大義的傳統，至附加二氏之學於儒，後人稱爲陽儒陰釋者，則不必過甚地區別陰陽，基本上還是儒家經學的箋注。要知道，箋注周秦經書之爲中古的思想，正與西歐箋注聖經的學院派煩瑣哲學之爲中古思想，具有共通的史義。清代的箋注訓詁，自然還是煩瑣的，並沒有拿近代的新形式代替了中古的舊形式，但在舊形式的母胎內一開始便不同於漢唐宋明，而有了新的因素，即是如文藝復興，宗教改革之在十四——十七世紀的歐洲，含着注解上要求新義的近代精神，惟那邊的外衣是希臘羅馬文明，這邊的外衣是所謂三代文明，任公所謂「復古卽解放」者，除了中國復古之中另有不能卽解放而復束縛於經傳的歷史而外，其間要求近代的内容，大體上是和歐西的步趨相似。清儒在這裏，沒有急轉直下，在復古中解放，而隨着歷史的迂曲運動，復在今古文學上重新返覆了一次今古文的論爭，這亦知道中國近代思想難產之處的消息。然而乾嘉的古文經說所以轉爲道咸以後的今文經說，這卻不是如任公所云「乾嘉以來，家家許鄭，人人賈馬，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，懸崖轉石，非達於地不止；則漢今古文舊案，終必須翻騰一番，勢則然矣。」

「清代學術概論，（二一頁）因為舊案不必一定須沿着兩漢路線重覆地翻騰一番，而所以形式地翻騰者，主要在於清初的暴風雨暫被滿洲文化政策所安定，在消極方面，最初頗如太炎所云「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，多忌故，歌詩文史格愚民，故經世先王之志衰。家有智慧，大湊于說經，亦以紓死，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。」一當是時，知中夏黜黜不可爲，爲之無魚子鱗蟲之藝，足以藉手。士皆思媮媮祿仕久矣，則懼夫諧媚爲疏附竊仁義於侯之門者，故教之古學，絕其恢譎異謀。」（檢論，卷四）道咸之際所來臨的更大的暴風雨，復驚醒了退避於訓詁以求安身立命的人們，思想在這種史無前例的衝擊之下，自然要迫使着人類做那種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」（何休公羊傳注序）的夢囈了，所謂三世，三統的微言大義，便可能成爲外衣，輸入新的引申附會，表面上則採取今古文學的論爭方式的，（後來才被中體西用文化的論爭所代替）。

清代在進入近現代史的歷史中，形式上的今古文學的論爭，是佔居了思想史的一個時期。爲了容易明白思想史的變遷起見，這裏首先說明一下什麼叫做今古文學？

考「今文」與「古文」的分別，昔人曾據漢儒所傳經傳本文字之不同以爲斷者，此爲舊說，如以今文爲隸書，古文爲籀書，以區分今古文，皮錫瑞氏說：

「西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，今古文所以分，其先由於文字之異。今文者，今所謂隸書，世所傳熹平石經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；古文者，今所謂籀書，世所謂岐陽石鼓文、說文所載古文是也。隸書漢世通行，故當時謂之今文，猶今人之於楷書，人人盡識者也，籀書漢世已不通行，故當時謂之古文，猶今人之於篆隸，不能人人盡識者也。……漢初發藏以授生徒，必改爲通行之今文，乃便學者補習，故漢立博士十四皆

今文家，而當古文未興之前，未嘗別立今文之名。史記儒林傳云：「孔氏有古文尙書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」，乃就尙書之古今文字而言，而魯齊韓詩，公羊春秋，史記不云今文家也。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尙書、毛詩、周官、左氏春秋。既立學官，必創說解，後漢衛宏、賈逵、馬融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，遂與今文分道揚鑣。許慎五經異義有古文尙書說：今尙書夏侯歐陽說；古毛詩說，今詩韓魯說；古周禮說，今禮戴說；古春秋左氏說，今春秋公羊說；古孝經說，今孝經說：皆分別之，非惟文字不同，而說解亦異矣。」（經學歷史，十七——十八頁）

皮氏以今文隸書，古文籀書而分別今古文之說，任公亦從之，（見清代學術概論一一八——一九頁），這種分別是難以置信的。清儒段玉裁王念孫，早已懷疑這樣論斷，龔定菴引申他的外父玉裁的意見如下：「請縱言今古文！答曰：伏生壁中書，實古文也，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，傳諸博士，後世因曰，伏生今文家之祖，此失其名也。孔壁、固今文也，孔安國以今文讀，則與博士何以異？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，此又失其名也。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，一爲伏生之徒讀之，一爲孔安國讀之，未讀之先，皆古文矣，既讀之後，皆今文矣。惟讀者人不同，故其說不同，源一流二，漸至源一流百。……經師之不得不讀者，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悉通古文故，……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，故其字，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，可求索也。……讀古文之人，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，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盡大師。」（大誓答問第二十四：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）

據此，今古文之分，不在文字之爲古爲今，而在於皆以古文本爲據而所以讀之的不同，如定菴所舉翻譯的比喻，底本文字皆一，由譯者不同的譯法而有異。但這裏有一個問題，即什麼是漢儒所依據的古文呢

？是籀文麼？是西周古文麼（如吉金文字）？是石鼓文字抑是所謂科斗文字？前人對這一問題多含糊其詞，惟王國維的解答頗能尋其源委。他據王念孫的解釋，懷疑舊說古文今文之分，和定菴相似其結論，他說：

「太史公所謂古文，皆先秦寫本舊書，其文字雖已廢不用，然當時尚非難識，故太史公自序云，年十歲則論古文。……惟六藝之書，爲秦所焚，故古寫本較少，然漢中祕有易古文經，……固不獨孔壁書爲然。……孔壁書之可貴，以其爲古文經故，非徒以其文字爲古文故也。蓋漢景武間，距用古文之戰國，時代不及百年，其識古文當較今日之識篆隸爲易。……史記但云，『孔氏有古文尙書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家爲句，逸書二字連下讀。起興起也，家、家法也。漢世尙書多用今文，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，傳以教人，其後遂有古文家。是古文家自孔興起也，故曰因以起家。蓋古文尙書初出，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，而尙無章句訓詁，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，通其假借，讀而傳之，是謂以今文讀之，其所謂讀與班孟堅所謂齊人能正蒼頡讀，馬季長所謂杜子春始通周官讀之讀，無以異也。然則安國之於古文尙書，其業在讀之，起之，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不復知，如王仲任輩所云也。』（觀堂集林，史記所謂古文說）

因此他說「諸經之冠以古字者，所以別其家數，非徒以文字也。」古文的經傳，都是一樣的古文，古文家與今文家讀之，不僅如定菴所謂翻譯，而要在於讀之如何解釋訓詁其義。那麼漢人所讀之以起家的「古文」，是何種文字？他的答覆是，這種「古文」是指東土六國文字，而以前人指籀文或殷周古文者爲誤解「古文」。他說：

「無論壁土中所出，與張蒼所獻，未必爲孔子及邱明手書，卽其文字，亦當爲戰國文字，而非孔子時

之文字，……彼（許氏）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，遂以爲卽殷周古文，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，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。」（同上，許氏說文序所謂古文說）

那麼六國文字所寫的經傳之「古文」，既非殷周古文，更非籀文，亦非所謂「科斗文」（科斗文乃後人不知所云而起的名詞，參看王氏科斗文說），而籀文與「古文」是如何分別的呢？他說：

「古文、籀文者，乃戰國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，其源出於殷周古文，而秦居宗周故地，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，故籀文與籀文出之篆文，其文字反較東方文字（卽漢世所謂古文）爲近。自秦滅六國，……同一文字，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籀者已焚燒刻滅，而民間日用文字，又非秦文不得行用。……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，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。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，又其文字爲當日所已廢，故謂之古文。此語承用既久，遂若六國之古文，卽殷周古文，而籀篆皆在其後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，蓋循名而失其實矣。」（觀堂集林卷七、戰國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）

「篆文固多出於籀文，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篆文可也，謂之籀文亦可也，則史籀篇文字，秦之文字，卽周秦西土之文字也。至許書所出古文，卽孔子壁中書，其體與古文篆文頗不相近，六國遺器亦然，壁中古文者，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。」（史籀篇疏證序）

今說文解字、「古文」、篆文、籀文三者，都有來源，王氏以古文、篆文、合以古籀說，甚贊段玉裁之千古卓識，他證六國古文、篆文、籀文三種字體之後，結論說：

「說文解字，實合籀文、古文、篆文而爲一書。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爲古文，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爲籀文，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，當出蒼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爲篆文。……昔人或以

說文正字皆篆文，而古文籀文惟見於重文中者，殆不然矣。」

按王氏之說不易。戰國時六國「古文」雖不必爲諸子百家著述所皆應用，換言之，諸子尺書可能使用當時的簡體字書，而詩書六藝之書則爲「古文」，頗無問題。故秦漢人所記始皇焚燒詩書與刻滅古文並提，是因詩書之文皆六國古文所記，而焚詩書與廢古文並不及諸子百家之書。近人錢穆先生評王氏之說，並不能推翻王氏根本論斷，僅作爲修正罷了。

由此看來，所謂「古文」僅指戰國時代的六國古文，兩漢經學，前漢今文與後漢古文之分，並不在於文字之異同，而在讀之的異同。然古文家出，自然與文字有相當關係的，據王氏考證，因爲今文家的經讀已易爲今文，後來魯壁河間所得雖亦以今文讀之，則以其立異，便專有古文之名，他說：

「上述漢時諸經傳古文本矣。夫今文學家諸經，當秦漢之際，其在於竹帛者固無非古文，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爲今文，於是魯國與河間所得者，遂專有古文之名矣。……孔壁之書，遂專有古文之名矣。然漢時古文經傳，蓋已有傳寫本，……」（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）

按經學之名，自漢箋注主義的中古哲學興起，才成立的。當時儒者，祇有在這樣的小天地之內尋求所謂大義，和戰國的諸子百家大有時代的分別，故即使沒有秦始皇的焚書，這種箋注主義的方式或有不同，而經學亦要出現的，固不必如前人所謂六經散亡始有經學。王充言「博士之官，儒生所由興也」（論衡別通論），漢代的博士必然要代替私人的百家。今文家與古文家的論爭，在爭設置博士官職者，非常現實，而所據章篇之多寡，主義之歧異，頗難分辨其基本的分水嶺。大體上看來，今文家主微言大義，而古文家主實事求是，前者與識緯之說相接，後者與訓詁之學相接，惟在當時這種壁壘，並不顯著，到了後世尤其清

代才從經本的真偽與方法的長短方面作爲兩派的旗幟樹立起來。清代今文家皮錫瑞，古文家章太炎，都在各自立場上抱負清算有清一代經學的志願，他們的話相爲對立，可以代表今古文兩派的總括意見。

一、皮氏說：

「鄭學盛而漢學衰者，漢經學近古可信，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；劉歆剽通古文，衛宏、賈逵、馬融，許慎等推衍其說，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。然今學守今學門戶，古學守古學門戶，今學以古學爲變亂師法，古學以今學爲黨同妒真，相攻若讐，不相混合。」（經學歷史，三二頁）

他不但如此重今文而非古文，而且爲今文家言天人五行與言災異陰陽做辯護（同書二十二——四），他更說：

「治經必宗漢學，而漢學亦有辨，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，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。……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，……故其學極精而有用，以禹貢治河，以洪範察變，以春秋決獄，以三百五篇當諫書，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。……尙書大傳多存古禮，與王制相出入，解書義爲最古；董子春秋繁露，發明公羊三科九旨，且深於天人性命之學；韓詩僅存外傳，推演詩人之旨，足以證明古義。學者先讀三書，深思其旨，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，在精而不在博，將欲通經致用，先求大義微言，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『分文析義，煩言碎辭，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』者，其難易得失何如也！」（同上，一八頁）

由此看來，清代今文家是通經之大義微言，求有用於世，而所託者則爲禹貢、洪範、春秋、詩經，以施於經濟、政治、法律。古文家正與此相反。

二：章氏說：

「治經恆以誦法、討論爲劑。誦法者，以其義束身，而有隆殺；討論者，以其事觀世，有其隆之無或殺也。西京之儒，其誦法既陞隘，事不周浹而比次之，是故齟差失實，猶以師法效用于王官，制羣衆，以法決事，茲益害也！杜、賈、馬、鄭之倫作，卽知搏國不在敦古，博其別記，瞽其法度，覈其名實，論其觀世，而六藝復返于史，祕祝之病不漬於今。其源流清濁之所處，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，則昭然若察矣。」

「（檢論、卷四）」

章氏之論漢代今古文，與皮氏對立，故他批評魏源「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慧爲無用」之說，深加諷刺，而以清代樸學（他不用漢學之名）不同於漢儒，「不以經術明治亂，故短于風議，不以陰陽斷人事，故專于求是」，大旨以爲樸學者爲明辨歷史之學，故他責斥近世今文家更多有鋒芒的辭句，他說：

「近世爲樸學者，其善三，明徵定保，遠于欺詐，先難後得，遠于微幸，習勞思善，遠于媮惰，故其學不應世，尙多惻惻寡尤之士也。昧者或不識人事臧否，苟務博奧，而足以害民俗，亂政理，自惠氏爲明堂大道錄，已近陰陽，而孫星衍熹探道藏房中之說，張琦說風后握奇經神仙兵符幾於一矣。琦嘗知館縣，其後山東有義和團。劉逢錄以公羊傳佞護滿州。大同之說興，而漢虜無畔界。延及康有爲以孔爲巫師。此咎戾皆漢學尸之，要之造端吳學，而常州爲加厲。魏源深詆漢學無用，其所謂漢學者，戴、程、段、王未嘗尸其名，而魏源更與常州漢學同流，妖以誣民，夸以媚虜。……」（同上）

章氏是一個爲歷史而學經的最後古文學家；對於微言大義的漢儒認爲遺于後世者爲濁爲臭，對於託古說以微言近世大義的清代今文家，認爲用于當代者爲妖爲媚。他所排詆近世今文家的言論，固然含着感情

作用；然而像任公把他們的書當做「用科學的歸納法，有條貫，有斷制，在著述中實最有價值之創作」者，亦自失實。近世今文家諸儒，在時代的狂飈中有他的自由主義的歷史意義（和民主主義在科學術語上有分別），而在著述中則沒有大言價值的必要。

第二節 今文學家興起的來歷與魏源

乾嘉漢學以東原爲中心的古文學派，章實齋早已在其最盛時期，做過合理的批判，但他的批判並沒有在當時發生了作用。到了焦里堂從學理上重新評價考據之學，阮芸臺從史學上總結訓詁之學，江藩復把他們的學術做了一個報告以後，古文家遂告一段落。章太炎論古文家的功績，本一「樸」字，所言亦甚得要領，他說：

「單篇通論，醇美塢固者，不可勝數，一言一事必求其微，雖時有穿鑿，弗能越其繩尺，寧若計薄善承莛視，而不惟其道，以俟後之咨于故實，而考迹上世汗隆者舉而措之，則質文蕃變，較然如丹墨可別也。然故明故訓，多說諸子，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狀徵驗其務，觀世治化，不欲以經術致用，灼然矣。」（檢論，卷四）

太炎以上所論歷史意義的樸學，是與他所言方法論意義的樸學（見上引）結合起來，以說明「實事求是」的精神。而實事求其所以是，以及實事求其所以驗於是，或實事求其所以行於是，據他說這不是樸學的任務了。這比胡適之，梁任公所科學地贊揚漢學者更爲正確，例如適之說：

「中國舊有學術，只清代的樸學（？）確有科學的精神。樸學一個名詞，包括甚廣，大要可分四部：1. 文字學，包括字音的變遷，文字的假借通轉等等。2. 訓詁學，訓詁學是科學的方法，物觀的證據，來解釋古書文字的意義。3. 校勘學，校勘學是用科學的方法，來校正古書文字的錯誤。4. 考訂學，考訂學是考訂古書的真僞，古書的著者及一切關於著的問題的學問。」（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）